

皇清文頌續編卷十二

疏

請禁進獻飭吏治達民隱釐驛政疏

何道生

欽惟我

皇上聖不自聖安益求安當

親政之初卽下直言之

詔凡在臣工自宜各抒所見以備

採擇臣職司獻納敢不勉竭微忱以期仰副

詢於芻蕘之至意謹就管見所及列爲四條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

一曰禁進獻欽惟

大行太上皇帝至聖至明無微不燭前因各省督撫
土貢之外間陳玩好曾經降

旨禁飭誠以督撫爲封疆表率首重廉潔若進獻之
路一開則不肖者得以藉口進

御需索屬員層層遞取必至派累民間是以加之戒
飭

聖意至深遠也諸臣自宜凜遵

聖訓不得復萌故智惟是我

皇上親政伊始誠恐督撫之中有以此爲嘗試者不
可不防其漸伏乞

皇上申明

聖訓曉諭諸臣俾知邇治之朝不貴異物諸臣惟當

砥礪廉隅潔清自矢以佐上理則吏治之源清矣

一曰飭吏治親民之官守令爲重民社所寄邦本繫焉今之爲守令者不問民俗之淳漓但計缺分之肥瘠不思勤求民瘼惟期利益身家近年以來川楚地方教匪滋事多由守令之不職而不盡由民性之不馴守令之不職又多由督撫之徇庇而不盡由人才之庸劣蓋守令之賢不肖惟視督撫爲轉移爲督撫者果能整躬率屬潔已奉公循良者必擢貪劣者必

懲則一省之中雖不能盡皆良吏而上行下效各失
天良大法小廉咸知媿厲作奸犯科之徒自無所容
今之督撫所以不能整飭屬員者半由於不能正己
半由於迴護處分蓋惟無瑕者可以責人已之不正
何能御下而守令獲罪督撫司道俱有失察之咎故
隱忍不發以觀後效者有之互相蒙蔽苟圖無事者
有之因循姑息遂致釀成事端者亦有之此誠當今
急務不可不大爲整飭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於所屬州縣務須博采輿論體察民情倘有不順人心不治公議者立即叅劾並乞救下部臣嗣後各省守令有以貪污不職敗露者或因科道論劾或因士民控告其上司各官徇庇之罪必須嚴究以儆官邪至各該督撫自行叅奏者其從前失察之咎不妨稍恕如此庶地方大吏皆知自顧考成無所迴護而吏治可以整飭矣

一曰達民隱伏讀

聖諭以民隱爲念而欲其上達此誠

聖主宰治之要道也欽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

列聖相承無不以勤政愛民爲心民間尙何疾苦之
有然而近年以來川楚等處賊匪蔓延以致

宵旰勤勞膚功未歲皆由於地方官之不奉法者多
而民隱未能盡達也民隱之未能盡達者半由於督
撫之徇庇不能整飭屬員半由於上控之案情不能

徹底根究向來凡有上控之案或交該督撫提審或
欽差大臣質訊而統計所辦之案歸罪於地方官吏
者不過十之二三歸罪於原控之人者不下十之七
八否亦不過顛預了事歸於兩敗俱傷推原其故皆
由於外省迴護之惡習牢不可破而彌縫之巧術更
屬多端故無論往訊之人或徇情受餽或聽斷不明
卽使矢正矢公長於折獄而本省官吏一聞
欽差之信卽將全案情形捏飾裝點不使稍留罅漏

查辦之人鮮不受其蒙蔽至於

欽差所過州縣支應供給其弊更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所差大臣一二員隨帶司員一二人而已大臣
司員所帶家人按例皆有定額而無藉之徒互相援
引依草附木動至多人較之定額不止倍蓰所到之
處輒假

欽差之勢鞭撻州縣辦差人役飲食若流徵求無厭
甚至州縣亦皆受其訶斥使其所過里閭不寧公館

鋪陳空如席卷卽使所訊之案毫無冤抑而沿途已
不勝其擾矣狀乞嗣後凡有上控之案其與督撫並
無干涉者卽交各該督撫據實審辦其干涉督撫恐
致迴護者立即提犯進京交部臣秉公嚴鞫務期水
落石出以成信讞倘有必須親至其地踏勘情形者
交鄰省大員就近查勘分別奏咨歸案辦理庶驛站
不至騷擾而民隱得以上達矣

一曰釐驛政

國家設立驛站凡馬匹人夫皆有定額草乾夫價皆
有奏銷原於閭閻毫無擾累乃各省地方官奉行不
善借差使之名開科派之路馬價折之民間草豆納
之里下一遇緊要差務格外派累者有之差拏民間
行旅騾頭馬匹充抵驛騎者有之於是州縣之賢者
無不以衝缺爲畏途而不肖者反以衝途爲美缺至
於一當衝缺則無論賢不肖皆以辦差爲要務其精
神才幹用於擘畫夫馬者半用於奔走伺候者半加

以下程鋪墊需索徵求應接不暇雖有循良之吏亦
惟有低首下心以苟免貽累爲心斷不能盡心民事
其無能者又皆縱容胥役多方勒派地方之脂膏腴
削愈深奸蠹之囊橐分肥愈厚而貪詐者之藉端入
已飽其欲壑更不必言矣伏乞

皇上敕下各省督撫申明定例轉飭有驛州縣遇有
差務照部頒勘合夫馬定數支應如有不遵定例額
外需索者立即直揭部科各督撫仍責成道府不時

稽察所屬州縣如有藉口辦差派累百姓者立即揭
報叅奏倘徇隱不辨別經發覺即將該上司一併嚴
議如此嚴切

訓諭俾各知儆畏庶驛政清釐而民無科派矣

條陳平賊事宜疏

梁上國

竊臣新奉

詔書命廷臣各抒所見陳奏用人行政諸事宜欽惟
我

皇上至公至明英睿敏斷錯枉舉直愷服人心用人
之道非臣下所能仰贊至於政事則大小臣工均宜
殫思慮以求熙厥績而今日之要務在平賊蓋賊平
而後萬象作新六字和樂雍然復見太平之盛矣

臣

三四年來每聞楚蜀寇擾中心如焚因研訪情形漸有芻蕘之見雖自知愚陋而不敢不抒陳於

聖主之前謹條列其事如左

一曰正罪名以申國法查律載牧民之官激變良民因而失陷城池者斬而失察邪教煽惑聚眾釀成不法者罪止革職故川楚賊匪地方官皆以邪教爲言夫邪教固誠有之然初起於湖北蔓延於四川而出入奔突於河南陝西之境其中不皆邪教也如必指

爲劉之協之徒黨則么麼劉之協有何計術而能煽
惑如許之多哉可知此數省賊匪皆地方官所激變
之民人而以邪教入奏者特避重就輕欲掩蓋其激
變害民之罪耳夫反叛之逆賊普天同讐人人爭食
其肉今但名之曰邪教則吾民之抵禦之者不力而
讐恨之者不深甚至有畏懼之者矣臣推原事始由
乾隆六十年湖南之苗蓋地方官於苗民平時不能
撫綏駕馭逼勒供應科派夫役種種凌虐而內地奸

民之侵奪苗地者苗民控訴官復不爲申理是以因而滋事當時統帥進討者宿兵兩年兩廣雲貴四川等省俱有徵調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俱係因軍興役不應者卽以軍法從事而不肖官吏更從而奉一派十漁利侵肥其時又逢嚴禁小錢滇黔川楚無賴之徒向以私鑄私販爲生者一時罷業固已狡而思逞又適值襄樊一帶查拏邪教之案有司奉行不善挨戶搜查奸胥蠹役乘勢攫取財賂不遂所欲卽

誣以邪教治罪於是正犯之劉之協等轉得脫逃而乘機鼓煽紛然並起與官爲讐

朝廷以正當用人之際將失事各官暫且寬容俟事竣查辦而各官仍安居本任且有因收復一二城邑擒捕一二賊犯轉邀優賞者賊徒有所藉口而脅從者之附賊遂愈多矣夫醫之治病也當先究其致病之由然後用藥有準臣愚以爲湖北四川等省其起釁釀禍之官吏必須查出確核其罪分別懲治然後

明告天下以貪殘之吏既已爲民行法而被犬逆不
道之賊敢於光天化日之下焚掠城邑毒害善良實
爲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責成將卒剋日掃除則
國法申而人心服士氣壯而賊勢孤阱獸釜魚無難
殄滅矣

二曰尙謀議以籌勝算昔孔子之論行軍曰好謀而
成夫好謀則不徒兵力而已查賊匪勢雖猖獗然烏
合之衆狼奔豕突非有才能智術也觀其所破城邑

專務焚燒搶掠並不能爲持久居守計可知矣我
國家多士濟濟合羣力羣策而用之蠢茲小醜原不
難剋期剿滅然外之督撫將帥惟以兵力單薄爲辭
而於審形勢察機宜出奇計設間伏之類多置而不
講夫必待兵力之厚聲勢之大乃足陷陣而破圍設
遇賊衆我寡時卽未免各懷觀望雖曰左次无咎究
已坐失機宜故賊來而疎於防禦致其鳴張賊去則
緩於窮追任其兔脫月延一月馴至於今夫自賊匪

滋事以來調發本省及各省協剿之兵合之雇募鄉勇計亦不下數十萬人然兵力合之則見多分之則見少今以縣地數千里之遠山林險阻道路紛歧在在需兵分佈要隘以守則不能爲剿以追則無以爲援若何而可竊料賊匪之衆激於忿怨官吏者十之二困於衣食凍餒者十之三出於擄逼驅脅者十之四其甘心爲匪者度不過十之一耳初起之時激忿怨者以戕殺官吏兵役洩忿報讐爲快意困衣食者

以搶掠銀糧衣物恣其所欲爲得計故其氣甚銳勢
若難當今從之奔突數年靡有寧居忿怨之心久而
漸釋而此三年中所蹂躪地方經其一至再至居民
已感知警備物產亦半就荒殘卽搶掠豈能遂其大
欲而驅脅之衆久亦思歸特室家田業之已空不得
已且隨之奔走以苟延性命耳而彼甘心爲賊號爲
逆首者旣搶掠之所得無多又日須養給此隨行之
衆勢亦必力疲而不贍氣索而不振爲今之計機會

正是可乘夫山林深阻利用伏人衆新附利用間或
因其疲乏而遮擊之或因其怨思而解散之或批亢
擣虛而蹶之或堅壁清野而困之或誘其前或牽其
後或斷其中兵法多端隨機應變善謀者必有以握
其勝算矣臣愚以爲宜

詔在廷大小臣工將平賊方畧各抒所見詳細條列
三品以上密封以

聞四品以下赴通政司投進伏惟

聖主睿裁鑒擇如果有可用然後付統兵大帥揣量
事勢施行則智者竭謀必有出奇制勝之良策而各
將弁稟承妙算亦不致畏葸以遷延矣

三曰設統帥以一兵權賊匪旣出沒川楚秦豫之境
則此四省固應分頭防禦尤當合力夾攻今

朝廷以勦賊之專責之四省督撫及將軍提督等使
各帶大兵分據要道原令其視賊所向來則迎擊去
則尾追無分此疆彼界也諸道將帥自當公忠體國

斷無敢有觀望不前者惟是領兵之人既各有分地
卽各顧一方恒情所在但求已境無虞罔恤以鄰爲
壑也卽如四川總督勒保與數省之督撫將帥分屬
等夷雖有總統之虛名而其威望不足以懾之欲其
俯受指縱呼應靈便亦良難矣夫賊之往來奔竄剽
忽無常軍之掩擊襲追竒正不測事會所乘間不容
髮稍一遲回却顧卽誤機宜必能使號令所及卽時
順應如臂指運掉之靈而後可臣曾供職

國史館恭讀王公大臣諸傳仰見

國初平定諸省並

命親王貝勒爲經畧爲大將軍近年平定西域及金
川則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蓋威望之重足以鎮壓
諸將之心故用命成功著有明效今賊匪蔓延非負
固一隅之比也竊計賊之出沒利山林而不利平地
故河南之受患最輕而四川之受患最劇蓋蜀境東
北跬步皆山林深菁密鳥道四通伏則可以負隅出

則可以剽掠且自明季流寇屠戮以後並無土著之民所有居民皆從五方而至墾荒僑籍其心固易於動搖又川省向有咽喉一種十百爲羣以焚搶爲事其勢更易於附合故敗之大勢盡趨於蜀而其東出則湖北之鄖陽宜昌施南當其衝北出則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當其衝臣愚以爲朝廷宜選王公大臣中素有威望衆所信服者一人爲統帥駐四川之順慶當東北適中之地調度控扼

一切假以便宜然後分命諸將各委以一路攻剿之
責如四川則保寧爲一路夔州爲一路達州爲一路
而並於東南預防其由西陽以竄入貴州西北預防
其由龍安以竄入甘肅湖北則鄖陽爲一路宜昌爲
一路施南爲一路陝西則漢中爲一路興安爲一路
商州爲一路各以該省之將軍提督副都統總兵爲
大將專辦其所管一路之賊而各總督仍帶兵往來
以爲掎角應援諸將於賊中情形偵探必真使迎擊

尾追者不誤於所向統帥於行間功罪論奏必實使
捏飾委卸者莫逃於明刑如此則聲勢聯絡號令統
一必無觀望牽掣之虞矣至於巡撫本有撫綏地方
之責應令其一意措置難民且此數省賊擾之處僅
在邊隅而無事之區尤當加意整理四川舊無巡撫
亦宜一體暫添均責以察吏安民之政使事皆修舉
不以用兵之故稍致廢弛叢脞是尤慎固根本之道
也

四曰添士卒以壯軍威剿捕賊匪三年而未歲功說者皆謂兵少之故所以賊負固而不能攻圍賊奔竄而不能追擊則添兵誠爲要務伏思國家設兵各有定額每省不過數萬人要在平時將佐訓練有方作其氣力一其心志使之畏

國法甚於畏強敵故戰則無退怯行則無淫掠節制如山岳之重運掉如臂指之靈特承平日久將卒皆習於驕惰視操練爲具文視錢糧爲固有甚而軍吏

隱占兵丁買閒均所不免一遇有事本省之兵不足
備本省之用不得不調借鄰疆與雇募鄉勇夫調兵
他省無論其沿途供應重爲民累也卽此項所調之
兵遠從他省跋涉千里或數千里及抵軍營已力疲
而氣餒兼以地道不熟平險異宜用違所長未必盡
能得力且以遠省之兵久從征役未有還期疾病死
亡相視慘怛於是思歸之心勝而敢勇之氣消又况
所調之處一而再再而三各省額設之兵旣經屢調

則所存以資守備者無多雖地方幸皆寧謐然營伍
空虛奸民之窺釁亦可慮矣雇募鄉勇無論其浮開
名數冒銷錢糧也卽此項本屬鄉民但可資其力以
使之捍衛鄉里而不足驅之以從征蓋平日未嘗訓
練技藝旣非素嫻紀律亦未熟講忽聚忽散不可驟
繩以法而所得些少口糧又無足以繫其心甚或假
公以報其私忿或要素而誣及善良是鄉勇亦止可
暫時一用不爲長策矣敬惟

聖主意在滅賊安民重費固所不惜則救時之計設兵不厭其多應將各處所募鄉勇名數

勅下統帥分飭有司將弁悉心考覈其情願隨征堪以備戰者卽予以名糧配以器械編爲額兵有功與各標營一體賞拔其未習技藝不諳行陣者亦另編之爲新兵撥與無事之各標營將弁管轄以時操練學習備軍營中退病出缺者替換填補之用其不願隨從征戰與編爲新兵則令其原籍之里甲長親屬

保領使各歸其鄉夫此所雇之鄉勇旣已編作額兵則所調各省之兵可盡數徹回原營歸伍不惟可省道途征調之煩而無事之區亦皆表裏壯實不虞他故且新募之兵俱係本省之人山川險要皆所慣習較之客兵必更得力至新兵之隸標營學習者仍令各巡撫稽查其將弁之勤惰而不許其虛應故事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則新兵亦皆足備實用而不患其不精事平之後統覈兵數雖比舊額所增實

多然此數省之邊隅皆地界番苗山林深阻多設重兵以資防守亦不失爲未雨綢繆之計卽或恐其糜費欲爲裁汰而寬以數年令物故老病退休者缺而勿補是目下雖有添兵之費亦漸可復經制之常非若鄉勇之出於雇募者游食已慣一旦罷而不用將有能聚而不能散之憂也

五日杜冒濫以收實用

國家所以鼓勵人材則有爵祿所以奔走人力則有

金錢爵祿得其宜則各奮功能而官稱職金錢用之當則爭出死力而民忘勞伏見軍興以來

朝廷不吝爵賞凡軍營所奏勞績之員立予陞擢三年中從微員而躋方面者不可枚舉又凡所請軍需動數百萬皆立發內帑已用至八千餘萬之多所以勵人材而紓民力者至優極渥而未卽歲功者何也其中必有冒濫者也近伏見邸鈔如湖北叅員胡齊崙以查拏邪教不二年由知府洊陞至安鄖襄道加

按察使銜而居心狡詐虛捏侵欺聲名狼籍現在敗
露又見邸鈔德楞泰所帶一路之兵據奏每月需銀
五萬餘兩已與應銷例案不符而經手承辦糧臺之
知州覃光典所稟則稱此一路每月之費需銀九萬
餘兩以此觀之冒濫不少夫使功而可冒是以軍營
為仕宦之捷徑也使用而可濫是以

國帑為官司之利藪也

聖明之朝豈宜有此臣愚以為嗣後軍營出力人員

如武職身在行間摧鋒破陣殺賊擒渠自當循照向例卽於軍營所出各缺遞行陞補其文職如地方州縣佐雜等官於賊匪至境時能督率民兵退賊保境者卽優以應陞之銜賞以翎頂而不必遽陞實缺蓋此項文員能於賊至之時率民以捍衛必其平日尙能固結其民之心故不至相率奔潰若遠陞實缺則該員卽當移赴新任而此缺驟易生手官民不相聯屬恐生意外之虞且賊去而後一切撫綏完繕尤資

得力之人也事竣日合計功狀詳加確覈送部引

見迺子陞遷庶可杜營競倖進之門而地方亦收得
人之效矣至若軍需款項繁多而最易浮冒者莫過
鄉勇一項今議以鄉勇編作額兵則存亡病革各營
各伍有籍可稽無從冒報惟聞道路之言統兵大將
所用厨役一名有月給工食至五十兩者糧臺大吏
日相燕會窮極珍羞有以多金雇覓優童侑酒者而
備弁兵卒應行卹賞之項或反靳延而至閱月踰時

又何以服其心而責其用命宜

勅下統帥以時密查嚴辦使將有投醪之美士懷挾
續之恩復何患賊之不滅哉

六曰妥招撫以淨賊根賊匪煽亂川楚秦豫四省沿
邊州縣被患者凡數十處所有失業難民賑濟口糧
修理房屋借給銀兩凡所以招徠撫卹之道宜選勤
慎有司廉明道府妥立章程而以巡撫專董其事竊
惟招撫之要首在清查戶口次則閱實壯丁又次則

蓄備資糧又次則檢覈田土四者皆要務也夫清查戶口卽保甲之法但烟冊門牌有司率皆視爲故事不肯實力奉行委之雜職吏胥又適滋需索擾累之弊查州縣所轄大者不過二三百里小者不過百里均宜躬行履勘不假吏胥如某戶共有幾口所操何業土田若干一一證註明晰不許稍有隱漏朦混戶內人口有被賊驅擄及現充鄉勇者被擄之月日應募之地亦一一填註戶下毋許隱混其有自賊逃歸

與鄉勇不願改兵者均卽按冊驗明取具里甲長及親屬承領甘結收入本戶旣查明戶口隨卽閱實壯丁除孤寡老弱外將各壯丁籍記姓名諭令里甲長使之各就一里一鄉自爲什伍團結無事之時耕傭貿易各從其便遇有賊警卽派令此項壯丁自行守衛所居之村賊至以舉火鳴鑼爲號鄰村以次接應互爲聲援汛防官兵亦卽聞聲馳赴救援堵截要口則賊匪無所施其窺伺矣至蓄備資糧則閱其地勢

查數省沿邊地方自經前明寇亂鄉民爲避賊守禦計各建堡寨至今遺址多存有司於親行巡歷之時稽考志書咨訪耆老相度形勢舊有者修之應添者創之所創建之費或令民自行捐輸上戶出資下戶出力或官先借項給民修建分年計地徵還使鄉民所有糧石積聚藏貯其中賊至卽相率入守民志已固賊勢自窮若夫檢覈田土之法各鄉除現有業戶營業外所有荒閒田地或係戶絕或係叛產總屬官

地須履丈四至分別等則登記明確不許猾吏姦豪
稍有影射隱占其自賊逃歸及鄉勇不願改兵者查
明實係單丁貧民無戶可歸無業可復卽將此項官
地撥與佃種輪租於官而歲給以傭力之值編於另
戶附於就近之里甲責成里甲長約束稽查此四事
者不但爲防賊起見卽太平無賊用以長治久安可
也至於賊勢窮蹙定有投出求降者察其果出真情
然後濟之以撫綏之法其頭目及桀黠用事者雖當

量予寬容必置之數千里之外使遠離巢穴不生他
慮其大夥徒黨則於官地最多之處妥爲安插分令
佃種照屯田法辦理亦以什伍相聯編爲屯戶設立
千把總等官以鈐束之如此則生聚有資守望得助
流亡可復反側皆安消奸宄於無形固綱維而不動
一舉而數善備矣

以上六條係臣庸愚鄙淺之見未知有當於萬一否
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請申明誣告翻案赴京呈控禁令疏

沈琨

竊臣身任御史職掌京畿例應承審控案錄供呈堂
覈辦伏見一年以來外省民人赴京呈訴之詞屢奉
諭旨不准駁斥卽行據實奏

聞並蒙

聖明洞鑒弊端不肯輕派在京大臣前往審訊卽交
各督撫就近查辦仰見我

皇上仁愛斯民毋使一夫不得其所至意竊思民間
控案如涉及官吏上司袒徇屬員審斷失當誠不能
保其必無但現逢

聖主明目達聰諄諄訓誡至再至三如該督撫果有
徇庇劣員屈抑平民之事豈不慮其別經發覺致干
重譴彼固具有天良竊料其有所不敢也惟是愚民
易惑難曉謂我

皇上誠求保赤視民如傷遂逞其虛誣紛紛赴愬挾

制官長拖累無辜刁棍訟師更陵使與訟不已現在
來京控詐之案各衙門殆無虛日若不申明律例亟
爲化導恐日久弊生關係非淺臣查律載軍民詞訟
皆須自下而上若越訴者卽實亦笞五十其驀越赴
京呈告重事不實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遠充軍若
獄囚已招伏罪本無冤枉而自行妄詐摺拾原問官
吏過失而告之加所誣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
里又例載赴京控訴案件如州縣判斷不公會赴該

管上司控訴仍不准理或批斷失當者刑部等衙門
奏明請

旨查辦其命盜等案行知各督撫查審報部若審係
刁民捏詞妄控卽案律治罪其戶婚田土細事則將
原呈發還聽其在地方官衙門告理仍治以越訴之
罪各等語是律例所載實爲嚴密周詳所以達民情
而懲健訟者固已甚美且備但近來囂風日長雖明
知律令之綦嚴姑且試刁頑之可逞或挾嫌而籍端

洩忿或詐財而在意株連或圖翻舊案以徇已之私
或羅列多贓以陷人之罪甚至有不干已事挺然獨
出一身歛衆人之錢財爲長途之資奔來京控告旣
遂其貪得之願復成其仗義之名凡此行爲不可枚
舉且各省民人赴京呈控者大概撫拾官吏過失架
詞聳聽我

皇上勤求民瘼惟恐無罪小民含冤莫訴無不卽交
各督撫訊究自去歲至今不下數百案沿途州縣遞

解供支絡繹相望於道迨抵省審訊該犯等供詞狡
展勢必拘提卷證輾轉延宕而前案未完後案復繼

臣思州縣爲一方之長吏凡地方之安危全繫乎州

縣之賢否官雖卑而責綦重惟在上者厲其廉隅全
其節概而正之以名分重之以事權使民知有所畏
愛而不敢肆也若地方官徵求無厭貪黷虐民原許
受害之家赴該管上司控告各督撫等皆蒙

聖明特簡親信大員豈其中無一公正者而必紛紛

赴京求理似於設官分職之義亦有未協今乃連篇累牘輒到京呈控無非懷挾已私仇恨官長盡情詆毀而不顧及交督撫審辦無論虛實卽將該州縣叅革解任質訊雖審明誣告何嘗不律以罪條然被控及干證人等已拖累多時彼自以爲得計夫民習知長吏者之一旦可以折辱之也則相與輕之輕之故犯之臣聞現在各省情形大概小民皆毫無忌憚賦稅任催不納詞訟斷而不遵倘因決獄催科小旃刑

罰卽捏詞上控登時報復且於州縣牌票號令等於
弁髦偶因公事到堂卽傲慢無禮出言頂撞官長之
懦弱者忍氣吞聲剛強者激生事變此爲風俗人心
之害甚鉅臣竊以虐吏必須嚴懲刁民亦必應重究
民不畏官卽藐視

王法我

皇上仁育義正權衡務在得中屢奉

明詔令督撫等保薦循良以參辦貪酷而百姓之玩法

作奸者一經破案亦卽嚴刑重究如山東德平戕官
之案可爲明證臣愚以爲地方官之於民人猶一家
之子弟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與其用法
於已然之後何如施教於未然之前恭照乾隆五十
六年正月內欽奉

上諭各省民人赴京呈控案件近日不安本分之徒
見來京者控無不准准無不辦遂接踵而來及欽差
大臣提案研鞫所控情節不過挾嫌逞忿冀圖拖累

卽被控之人訊明省釋而輾轉審解胥役等又借事
生風從中嚇詐事雖得白而身家已破情形殊堪憐
憫若不嚴加懲創則藉端傾陷之風伊於何底嗣後
著各督撫轉飭所屬剴切出示曉諭如小民等果有
冤抑地方官不爲審理原不禁其赴京具控但若稍
涉虛誣亦必加倍治罪務使家喻戶曉庶告訐刁風
漸知斂戢等因欽此

臣

恭繹再三仰見

高宗純皇帝至聖至明洞燭隱微計慮深遠今

臣

用

敢請

旨亦通飭各督撫嚴行曉諭並請

勅下部臣將赴京控訴之律例通行各督撫刊刷示諭俾鄉曲小民咸知誣告翻案律有明條庶挾仇訐告之風或可少息至結案後如該督撫審斷不公仍准被屈之親屬來京控告各該衙門卽令出具不敢虛誣甘結

奏請覆審按律辦理其各省所屬州縣地方如有刁

徒劣矜平日挾制官長包攬詞訟者應令各督撫轉飭各該管道府嚴拏按律治罪倘州縣官辦理不善以致釀成事端卽嚴行叅處如有控訴本官者先將事情查訪得實再行叅奏不得據原告一面之詞卽行劾叅如此則民間冤抑旣可得伸而刁風亦可嚴禁矣

請

釋服後益勵庶政疏

茅 璩

欽惟我

皇上親政以來敬以飭躬誠以御下臣管窺蠡測不

能上擬

高深竊以爲主敬則有常至誠則無息自古治功之

極盛皆由初政之不移臣謹就三年中

皇上已行之實政約舉數大端而久道化成卽在是

矣從來君以知人爲明臣以盡職爲良君知人則下
情上達臣盡職則百廢具興

皇上親政以來整飭官常振興臣節彰瘡悉符輿論
陟黜一秉至公是以三年中大法小廉各勤職守而

揣摩趨附一變爲砥節勵公吏治固蒸蒸日上矣

臣

愚以爲用人之道逾時益覺其難惟濬哲之原常裕
於任使之先則雖情偽百出而清明在躬自可收兼
聽並觀之益此慎簡賢庶伏願

皇上永念於釋服以後者也人主賞罰並用使罰不及惡何以戢奸暴而安善良自承辦之員加等問擬而刻覈浸成爲風氣

皇上親政以來飭法務在準情科罪悉依本律法無可貸未嘗稍事姑容罪有可矜必使量從末減是以三年中吏治規條案無枉縱治獄固極爲明允矣

臣

愚以爲立法之初皆原於厚而奉行之久每致於嚴惟好生之德常深於彌教之中則雖訟獄繁興而持

衡益謹自有以握潛移默化之權此欽恤庶獄伏願
皇上時厯於釋服以後者也至於世風之奢儉每隨
君德爲轉移各省呈進方物原爲日用所需從古皆
然行之無弊自臣下好言進奉往往踵事增華而民
力始疲於下矣

皇上儉樸性成親政之初卽嚴禁辦貢違者照例治
罪誠不欲以無益害有益也是以三年來封疆大吏
不致藉端派累其餘逢迎餽送各陋規均已一律革

除風氣之淳厚實未有過於此時者也臣愚以爲人情出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伏願

皇上釋服後黜華崇實常謹於斯須杜漸防微日嚴於左右庶人心益安古處而風俗長此敦靡矣國家財賦所入費有常經軍興至今支用浩繁現屆大功將次告竣自應寬籌善後

皇上以君民爲一體親政之初惟期藏富於民不欲操之自上故諸臣調劑有意近加賦事涉病民者必

深拒勿納而且酌裁官欠核減稅銀查辦漕糧增修
河務蠲緩以蘇歉收之困賑濟以恤一隅之災不惜
內帑之頻頒惟恐一夫之失所是以三年來民安畝
畝戶有蓋藏百姓之樂業實未有過於此時也臣愚
以爲臣下之言利旣明禁於籌款之時

聖主之惠民益有加於歲功而後伏願

皇上釋服後常以撙節愛養爲良圖損上益下爲盛
業則民力舒而國用愈足國本固而貽澤孔常矣凡

此實政之在民業於三年中次第施行者也臣伏願
我

皇上聖德日新勵精於已治已安之後

慎修思永勤求夫可久可大之謨處之以恒而被於
物者治行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常存初政之

淵衷卽是萬年之

景祐矣

請嚴實虧空變通驛站疏

王杰

竊惟

皇上親政以來宵旰勤勞

恩威並濟內外臣工無不洗心滌慮共砥廉隅

臣年

齒既衰智識愈鈍更何有于慮之得上贊

高深惟是積弊相沿有極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

整飭者

臣

雖未得其方不敢不縷陳

聖聽

一虧空宜覈實也

臣

未通籍以前州縣交代閑雜款

項偶短二三百金不但不敢聞於上司并不敢聞於僚友其時上司亦皆廉潔公正題陞調補無可營求卽無所謂餽送州縣食其廉俸自可寬裕無所謂虧空之說迨乾隆四十年以後有擅作威福者籍制中外封圻大臣不能不爲自全之計而費無所出遂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餽送之外上下又復肥已久之習以爲常要之此等賊私初非州縣家財也

直以

國幣爲資緣之具而上已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顧
問喜其殷勤也有過體恤之懼其訐發也曲意包容
之究至於反受挾制而無可如何間有初任人員天
良未泯小心翼翼不肯接收上司轉爲之說合懦者
千方抑勒强者百計調停務使之虛出通關而後已
一縣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
有虧至十餘萬者一遇奏銷橫徵暴斂挪新掩舊小

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恬不爲怪至於
名爲設法彌補而彌補無期清查之數一次多於一
次完繳之銀一限不如一限輾轉相蒙年復一年臣
不知其究竟竊謂嘉慶四年以前之州縣此時或陞
調他處或早經物故原難責之現任償補然而從前
州縣用度不節因而侵挪倉庫今

皇上整綱飭紀一概禁革督撫大吏皆以廉節相尙
豈從前上司專講酬應州縣盡屬從容今茲上司各

矢清廉州縣轉形拮据耶乃州縣則任催罔應上司亦一籌莫展意或有苦樂不均未之調劑歟有賢否不分因以觀望歟似宜廣求整飭之法以冀倉庫漸歸充實也

一驛站宜變通也查從前州縣設立驛丞專司郵遞其職分至卑俸入至薄職分卑呵斥不爲辱俸入薄過往無所貪凡有差使各按品級乘騎之外加增不過二二三匹多則驛丞不能派之民間也照常廩給之

外一無使費使臣及家人等亦知驛丞之俸入無可
誅求也日久相安罕有騷擾之事迨後裁歸州縣而
百弊叢生矣臣請先言其病民者大概使臣例給馬

匹輕騎減從原無不敷自州縣管驛可以調派里下
於是乘騎之數不妨加增日增月盛有增至數十倍
者隨從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役乘
間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
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騾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

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慮告發也則
接畝均攤甚而過往客商之車驟稽留賣放無可告
訴無怪小民之含怨也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
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滿漢酒席種種
靡費并有夤緣餽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抄牌禮
過站禮門包管厨等項名類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
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概視氣燄之大小以爲應酬之
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鄰省之大員往來住宿

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慾不厭饕不止而辦差長隨
從中浮開冒領本官亦無可稽覈凡此費用州縣之
廉俸不能支也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之風已成迨
其後任意侵用雖上司明知之而不可窮詰矣議者
謂驛站裁歸州縣當時自爲調劑郵政起見每年一
驛錢糧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付之微員旣非慎重之
道抑且遇有緊要差使及護送兵差之類額馬不足
必須借用民力是以定議裁改夫驛站未歸州縣以

前豈無緊要差使豈無護送兵差之類當其時要已另設臺站或調撥營馬或籌項購買事竣各自報銷要與驛站兩不相關若州縣管驛則平常供應卽有不可數計者然則虧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虧空先清驛站似亦由漸轉移之策也况體恤民隱尤爲今日之急務乎

以上二條

臣

愚見所及久欲陳

奏以軍務未竣恐致上煩

聖慮今軍務已竣矣我

皇上勤求治理似無大於此二事者然以積重之勢
不可不思至當之方謹陳大畧伏祈

睿裁或追溯舊章或博訪衆論斟酌盡善斷自

宸衷從此倉庫盈而郵政肅天下幸甚

劄子

頒賜

御書孝友傳家扁額恭謝劄子

秦惠田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

恩頒

御書孝友傳家扁額一道

賜

臣

十世祖

臣

秦永孚雙孝祠並從耐之

臣

堂叔父

臣

秦瑞熙者

臣

隨叩頭祇領訖伏念

臣

家寄暢園一

所恭逢

宸幸頻灑

天章

璇題上燭於雲霞

翠墨增輝於泉石

殊恩疊被舉族均霑茲以

臣

十世祖

臣

秦永孚旌雙

孝於生前附專祠於園側

臣

堂叔父

臣

秦瑞熙祇承

庭訓修葺遺園克成肯構之思宜從配食之典

臣

不

揣陳情之瀆上新

寵錫之榮仰荷

聖慈曲加

俞允

奎文載煥彛訓丕昭褒先臣孝友之遺謀勗後代雲

仍以勿替義兼獎勵

恩逮崇深臣與合族人等惟有仰瞻

聖藻恪守家風彌惕顧名思義之忱殫圖移孝作忠

之誼不獨

臣

十世祖

臣

秦永孚

臣

堂叔父

臣

秦瑞熙

榮生榱桷永增俎豆之光

臣

與合族人等銘切肺腑

益矢涓埃之報

御製文三篇發示覆奏恭謝劄子 蔡 新

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准兵部遞到軍機處交出

廷寄一封并

欽賜 臣 乳餅一匣 臣 跪接至家虔設香案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啟緘封伏讀

上諭蔡新自上年五月乞假回籍迄今將屆一年此時自應起程來京供職近日身體精神若何殊爲廑念如此時尚未能起程不妨具摺陳奏以慰眷注朕

近作君子小人論雲上於天解漢議辨錄寄閱看其中議論理解是否與聖賢經傳脗合至近日朝臣中詞章優贍者雖不乏人惟蔡新究心根柢猶能守其家學朕素所深悉蔡新接奉此旨如有所見卽行詳悉覆奏並著賜乳餅一匣隨旨發往欽此

臣

跪誦之

下涕泗交頤不能仰視自惟犬馬餘生分當與敝帚同棄乃荷

聖主矜全旣恤其私情猶欲策以後效至於衰老精

神尚厪

聖懷行止艱虞亦邀

宸眷雖

天地覆載之德父母顧復之恩何以加茲臣原擬畢

此三春經營邱隴卽於四月初十日在家起程業經

前摺奏

聞茲復恭承

恩命自當星馳就道若欲稍展行期於心何忍臣雖

頽齡暮景跋涉長途幸托

皇上如天之庇精神筋力可保無虞但恐水宿山棲

炎風暑雨不能兼程前進途次或多遲滯非臣所能

逆料然總計七月初旬以內當趨赴熱河叩覲

天顏庶臣心稍安耳伏讀

聖制三篇屬文追典誥論極皇王聖人有作不易斯言

矣臣紬釋

御論竊惟用賢棄不肖者帝王治世之盛軌務實不

求名者臣子立身之大閑人才所關公私邪正之間而已不必別之爲君子小人也自茲以世多豔君子之稱而小人之竄入其中者益衆多惡小人之號而君子之互矜其品者益張遂使清議肆橫門戶漸開朋黨日熾而國是因以日淆此漢唐宋明之季所以淪胥也我

皇上明並日月廓然大公因物以付君子無所矜其長小人無所售其術然猶兢兢於界之不明而跡之

不可不慎三致意焉此惟帝其難之盛心亦以戒臣
下之務名不求實者當知所警也又伏讀雲上於天
御解擅觀察之神體陰陽之撰尤非經生家所能窺
見萬一者易竒而法水上於天可謂至竒而其實皆
陰陽自然之運非法而何人知三垣七曜二十八宿
之昭然於上者爲天而不知地平之下其三垣七曜
二十八宿之運轉於下者莫非天也是地有時而在
天上又何疑於水之不在天上耶此儒者所謂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之義程子特未之思耳惟我

皇上識超乎天地之外故能心入乎天地之中身建
乎天地之極故能思通乎天地之表推之而若雷若
風若火若山澤均有在天上之時確然可信此又隸
首容成之所未及算而周髀渾天之所莫能外者也
至坎變水言雲讀者多忽而不察一經

聖明指示然後知聖人維世之深心片辭隻字無非
妙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耶又伏讀漢議

御辨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非天子不議禮然必
聖人而在天子之位故能以一言而立萬世之綱常
如有明與獻之議張璪桂萼之邪媚固不足道楊廷
和等之拘迂亦屬無當若宋濮議司馬光歐陽修皆
號正人稱達禮而持論各不相下厥後程子有皇伯
父濮國大王之稱似爲近之要亦一時之權宜而不
足爲萬世之常法也我

皇上操三重以寡民過據情直書而恩明誼美義盡

仁至以名則正以言則順信乎

聖人人倫之至也凡茲

睿藻所昭垂如日月之經天有目共覩論治則探舉
錯之源窮理則闡象數之精定禮則立彝倫之準字
宙在手萬化生心洵皇王之極軌也臣學殖淺陋井
蛙之見不能仰窺萬一

皇上不以臣愚昧誘掖開示俾得與聞

至教兼荷

天語褒嘉

臣

馭蹟靡寧誠感頌所難名亦一詞之莫

贊惟有中心悅服永矢弗諼而已除恭錄寶藏外所

有發下原稿容

臣

抵京日親赴

宮門投繳

臣

不勝感激懽作之至

御製文四篇發示覆奏恭謝劄子 蔡新

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准巡撫徐嗣曾自省垣遞到軍

機處知會正月初八日奉

旨寄交 臣

硃批諭旨一道

御製文四篇並

賜果乾一匣 臣 恭迎至家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讀

殊諭卿佳否聞卿家居戒飭族衆甚屬安靜朕甚嘉之所謂身江湖而心魏闕也近作數種寄去看朝竟無可與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頌據見奏來以爲何如果乾幾種並寄欽此

臣

跪誦數四感激涕零自

性羸老殘軀仰邀

慈眷養痾林下幸眎息之猶存得與鄉族子弟講明孝悌忠信之道秀者迪以詩書愿者安之耕鑿卽游

憐無恆產者亦使懷刑畏法毋爲

聖世莠民此皆

皇上再造之恩亦

微臣

職分當爲之事也迺蒙

天語褒嘉益增漸汗至

臣

學識謏陋毫無足錄丐休

以來茅塞益深顧

皇上猶以爲可教

示之鴻文誘掖備至是

臣

有生之大幸也伏讀

聖製開國方畧序竊歎自古開創之隆未有如我

大清者三代而降以漢明爲優然而亭長寺僧尙滋
物議我

國家肇造海東高山天作而能以一旅一成興基業
而定中原何其盛也然自俄朶里以遠赫圖阿拉丁
邦家之多難值明政之不綱我

太祖問罪興師躬擐甲冑薩爾濟一戰破明師四十
萬而遼瀋遂定其創業之艱難又如此此開國方畧
之不可無作也臣久侍

禁廷親見

皇上每日恭進

寶錄

聖訓無間寒暑所謂不忍觀不忍言而落淚者五十
餘年如一日也然而不忍不觀不言者則千萬
世之鴻圖寶鑑也誠使千萬世子孫讀此而以
皇上之孝思爲心則必以

祖宗之志事爲事兢兢業業以祈

天永命莫丕丕之基又何有治亂循環之足慮哉伏
讀

御製讀史一論竊惟古稱戡亂以武致治以文世多
躋之故陸賈對漢高馬上之語遂相傳以爲美談一
經

聖明指示而其說之罅漏始見三代以來開創之君
未有不以馬上得之也旣得之後以開國之規爲不
可復用一切去之試觀詩書所載蒐苗獮狩之法五

兩卒旅之制車甲器械之需步伐止齊之節何一非
馬上之事耶漢祖何事詩書之說固不學者之過賈
稱說詩書者而亦以此爲不可以治將詩書所稱皆
虛車之飭無當實用者耶周自放牛歸馬以後至於
成王其去馬上之時遠矣而周公立政一篇於克詰
戎兵之訓三致意焉賈何未之知耶若夫

聖武布昭平伊犁定回部勦金川當木蘭行營軍書
旁午而指揮動合機宜此尤馬上之治智勇天錫而

非漢唐以來令主所能髣髴萬一者也又伏讀

御製書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一事自古帝王之興必實有應天順人之舉內斷之心外觀之世毅然不惑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當光武之絳衣大冠諸家子弟皆驚謂謹厚者亦復爲之及其以千騎而犇敵衆也諸將復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此豈漫無所挾持而貿貿焉與阜賜尋邑輩較匹夫之勇哉後之作史者能見及此識

天人之向背

良史而范氏

揚厲不足以

豹犀象以助

述詡其文辭

經

大聖人指示

所折衷矣又

推而凡至誠之前知真人之無夢以及幽漠澹泊之
變幻莫可紀極皆可以理斷之而不誣而占夢之官
可以不設矣非窮理之至精其孰能如此耶凡此

睿鑒之昭垂無非至道之流露大而經國遠猷細至
詞章訓詁無不可爲奕禩之遵守羣言之折衷在廷
諸臣雖日侍

禁近猶莫贊一詞况譎陋如臣衰朽日甚何能仰測

高深於萬一迺

皇上不忍棄之教育之外使得與聞

至教且戒以阿好徒頌

臣

中心感悅口所欲言筆不

能達惟有服膺

聖訓永矢弗諉耳除恭抄寶藏外謹將發下原稿恭

繳

臣

不勝感激欣幸悚惶之至

恩賚

御製平定臺灣紀事文

紫光閣功臣像贊序恭謝劄子

金士松

欽惟我

皇上禹服遠恢

堯光溥被布昭

聖武拓疆昭無外之規式闡

奎文紀績示非常之典

神功炳蔚溥海同欽

睿藻璘玢貞珉永勒維茲臺海僻在閩南設版已越
百年承流不殊列郡顧島懸萬里守吏每易因循地
隔重洋么膺因而蠢動始焉蟻蜂相聚渠魁先倡亂
於東寧繼乃狼狽相依姦匪復抗師於南路惟茲二
逆實天地所不容乃

詔六師集番民而申勦犀船飛渡一夕達千里之程
虎旅齊登百人奮萬夫之勇掃賊巢於大里首惡先

擒鼓士氣於柴城黨兇仍執

璿宮啟宴喜露布之初馳

躡路披函欣

天戈之再克鯨鯢浪靜士庶歡騰

廟算於以無遺

宸章因而紀實

王者之兵不試運籌協遲速之宜

至誠所知如神簡任勝干城之寄武成八告遙溯前

三與後三捷獻雙俘不使獲一而逃一圖姓名於
紫閣申贊美於

丹臺歌采薇詠祈父義權正變之分薄稅斂愛黎元
誠格

神祇之祐惟

天心眷於一德澄瀚澥以成功斯

御製申以三篇播瓊瑤而示範

經天緯地煥乎有文後舞前歌丕哉

大烈臣司衛畿輔拜

賜闕廷恭逢駿業之光昭屢荷

鴻文之宣示釋耀德不觀兵之

訓煌煌

天語長鐫玉檢金繩推戰克則受福之原皞皞

皇春共樂

仁疆壽宇

碑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朱珪

陽曲東南十里曰狄部梁公故里也會城之南關故
有公祠康熙十一年太原守延津周君令樹修之記
云平勃之權權而謫者也公之權權而正者也其論
甚懸珪司藩之秋吏告曰某日當祀梁公請委員予
曰其親執事居晨謁公祠門廡頽圯殿無牆壁邪風
吹燭動搖明滅倉皇卒拜而出詢諸有司曰是烏可

以不修則對曰是地窪下夏潦積水成川修亦不支
久明年庚寅春再謁益愀然乃與臬司王君顯緒冀
寧監司徐君浩謀相度於城內崇善寺之西隙地移
其舊材而建公祠焉委經歷張兆麟董厥役爲殿三
楹左右廡各如之前樹門樓遷主於殿肖公像以祀
考唐車服志袞冕九旒九章象笏三公之服也又於
其東隙地建雙柏堂前後屋凡三十有一於宴於憩
四時咸宜費不取諸寺租之在公者秋工竣祠以落之

蓋古之立大節辦大事者皆有至誠至仁之性而死
生成敗不以易也公孝於親義於友有大惠於生民
方其爲大理丞犯顏高宗凜乎丈夫之氣矣在豫州
活越王之黨二千人何其壯也其不死於來俊臣武
承嗣之手者幾希而卒格悍后之心回淪淵之日剖
血吞聲再造唐室平勃成其易而公爲其難五王乘
其衰而公持其盛嗚呼公當天地古今之大變而提
扶推挽以還清寧之光雖移山填海不足喻其神勇

也在易明夷之復曰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
貞其公之謂乎乃爲之頌曰

唐有天下三世而隳谷陵海沸雌蜺天飛厲陰肅殺
啗其胎姪蝮虺雲行億兆草蔡穹昊弗忍篤生狄公
左挽折斗右提囚龍投身巖嵌飛箭若林心芒照天
元魔拱欽洗血元黃磨鏡塹黷三綱再振大社不屋
并州太原公之故里廟成孔安庇我桑梓

明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
軍務封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朱 珪

乾隆五十有二年丁未春三月珪案試紹興有王文
成公九世孫增生昆泰請曰文成公葬山陰花街之
洪溪漚甘泉誌其墓乾隆十六年

今上南巡

諭祭

賜額曰名世真才而墓石歲久無存求補文以表之
珪惟公以真儒再匡明社所謂立德立言立功者惟
公備之其本末載於明史著錄於文集各家言其姓
名昭灼人耳目何待於表抑世之小儒或有閒於公
者以講學稍有異同耳竊謂孔子集百聖之大成六
經四科廣大精微至矣由漢以來華離割裂朱子起
而救之以存心致知爲慎獨切己之學沿元迄明記
問蕪而身心晦陽明先生少負異稟厥興中葉從憂

患生死中深造有得於致良知之旨貫體用合知行
不動聲色而安天下於反手自三代以下數人而已
嘗言曰平山中寇易平心中寇難若先生拔本塞源
恢廓儒道之疆域真所謂豪傑之士也世之疑之者
蚍蜉撼樹曷足齒乎先生諱守仁字伯安海日公華
長子浙之餘姚人遷居山陰宏治己未進士官兵部
主事疏論劉瑾廷杖貶龍場驛丞卧石榔中悟良知
之學瑾敗起厯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

務平宸濠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憂歸再起總制兩廣平廣西思田諸賊以疾歸卒於南安年五十七有七贈新建侯謚文成神宗十二年從祀

孔廟公配諸繼張子正憲正億正億嗣爵曾孫先通死甲申之難銘曰

岱陽河西天鍾宣尼漱江上海環靈會稽陽明篤生姿兼淵贛大冶百鍊元精純汞良知慎獨其源不二匡世扶傾大厦歸歸彼哉桂萼叔孫臧倉公之德功

月輪日光珪幼秉教斤斤其明公其迪我無終冥行
名世真才皇哉天表洪溪淙淙碣此墓道

敕建

文昌帝君廟碑

朱珪

皇上臨御首出誠孝通乎

帝謂明幽裕乎民神邇安遠讐顧西南小蠢倣擾潼
江官兵屢捷掘其西竄若有

神助乃咨詢督

臣

勒保奏覆嘉慶五年二月內賊百

餘騎至梓潼望見七曲山旗幟森列疑有伏卽退不
敢窺適參贊德楞泰大兵迭會賊遂辟易

神佑昭然

皇上卽御書化成耆定扁額頒發祠山以彰

靈績又詢

珪

京師何以無專廟

臣

對以地安門外舊

有元明廢祠傾圮久矣

上特命步軍統領勘修先後

發帑金三千餘兩又發內庫顏料官銅計不下二千

兩

命

臣

朱珪

臣

明安

臣

額勒布督司其事各官願輸銀

約一萬兩有贏六年二月二日開工五月九日告成
於是正殿寢宮前榮配廡魏煥一新其東
大士

闕帝各殿皆飭因其舊有不敢廢也是日

皇上親臨薦薦香行九叩禮

神光肅然

諭禮部太常寺議春秋歲歲祭列於祀典一切仿

闕帝廟行事蓋文德武功允相配也禮

臣議上

報可

上親製七言詩一首暨

諭旨刻於石

命臣記其本末於碑陰以昭式久遠臣攷文昌星載

於天官書所謂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宮是也尚書

禮於六宗孔穎達疏引鄭元云六宗皆天神司中司

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

司命鄭注謂文昌星然則文昌之祀始於有虞著於

周禮周漢晉以來以配郊祀而元命包所云上將建
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則職
司文武爵祿科舉之由來矣若實其人以主之則以
帝君著世於周初爲張仲孝友顯化隋唐爲文中子
王通徵於李商隱張亞子廟詩孫樵祭梓潼神君文
化書唐開元有左丞之命文獻通考僖宗有濟順王
之封宋真宗改封英顯賜額靈應哲宗加封輔元開
化文昌司祿帝君元加宏仁帝君明成化十三年重

修北城靖恭坊

梓潼帝君廟卽今地也竊考禮記五方帝實以五人
帝而傳說爲列星此天人之合無可疑也

帝君降嶽生天以忠孝輔國牖民我

皇上達天通睿感應一誠遂秩無文而定曠典實足
信今而式後偃伯而昌文以光幽贊以協明禋非
大聖人其能天人合撰若是之敘倫而彰化者乎

臣

珪謹撰

贊

靈珀贊

梁詩正

大鈞司運靈珀知時霞明金粲朱丹陸離中含嘉卉
葩分葉披亦陽而蔚亦陰而摧伊古泰始孰孕其枝
若桂在月虧盈應期若榆在星升潛密移

皇撫五辰庶物蕃滋乃毓斯美化不可爲瑞草奚瑞
奇木奚奇維此苞蘊寶符衡璣玉燭均調永以佩之

廓爾喀所進馴遠象伏柔象紫雲騃鳳臆駿圖

贊

彭元瑞

瑤光散精太乙下况升甌歎沙歸我

天仗蠹廓爾喀西極之西坤輿未紀職方莫稽含憶
服讒敢作不譴狂象脫鉤泛馬竊轡法未魔生祆興
卜誤躡我佛地札什倫布匪佛之地

天朝戶版問汝何如阿拉布坦

大威神力成所作智

命將濯征

方畧親示整旅青海會師宗喀泰山壓卵長平碎瓦
首盪擦布嗎噶轄甲濟隴碉頽熱索橋壓協布河涸
東覺山圯架帕朗古陽布百里陽布百里釜游坯蟄
象鼻聽牽馬蹶若縶承檄怖唬顛款踵接卜的敢際
自蹈膏滅願以至誠歸於

有德

知幾其神示之必克七戰旣捷一面可開匪我勤遠

彼畏自懷組屬函骸返掠饋師底貢厥旅遣其鳴笳
任樂一部山輿二乘械鐵表堅屬絲續命朝正宴節
封錫使回維此象馬涉冬乃徠邊外之邊九天九地
效不右牽步容趾置象阻邱徙馬躋雲籥矧我師行
斷滕決厯帕克里外亦解歡諄弗其道塗賦其秣芻
四月維夏草萌雪消取道萬里西海而遙
太液池墉匍呈

乙覽鼓飽知

恩氷寒失膽一四天下香象截流

德用馴遠誠乃伏柔有紫者駃雪踏其白有華者駃

鳳昂其臆花象

緬甸

子象

南

異國同閑八駿

拔達山

四駿

愛鳥

後至隨肩

命名賦詩骨法應圖唐王會監商獻令誣下表篤盡

師武之勞上昭助順

昊賦之叨連錢流蘇寶瓶大路象立端朝

六旬御降玉珂風和錦鸞雲駛馬遊園闈

八句按響惟

德其物惟

天大同誰能

耄念十全成功